

战斗在十万大山

广东革命故事丛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里选輯了六个革命故事，均是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間，我游击队在粤桂边等地区的战斗生活的。当时斗争十分艰苦，但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他們英勇、机智地袭击和抗御了敌人，取得了胜利。故事真实、生动，十分感人。

战斗在十万大山

李 超等著

陈树村 绘 陈树村 插图

广东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廣州大南）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4

广东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刷

书号：1509·787×1092 1/32·1.58印张·20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100

统一书号：T10111·462

定 价：(5)一角四分

編者的話

105/90

广东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人民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不論在城市和农村，都轰轰烈烈地先后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压迫，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特别是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他們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军队一起，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意志，經受了严重的战争考驗；表现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限忠诚和对阶级敌人的深刻仇恨。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无数的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以自己的鮮血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創造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充滿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輝事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爱和传頌，富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我們編輯出版“广东革命故事丛书”的目的，就是要反映广东人民这些光輝的革命斗争历史，以这些深刻感人的革命英雄事迹和坚强的革命斗争意志，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繼續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

这套丛书，我們將繼續編輯出版。因此，我們衷心希望过去在广东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来为我們繼續写稿，也希望讀者們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意見。

这套丛书，是在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設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館、广州部队“解放軍三十年”征稿組的支持和协助下編輯的。对此，我們謹代表广大讀者，表示感謝。

目 录

战斗在十万大山	李 超 (1)
开辟南阳山根据地	江 东 (14)
奇袭新墟仔	洪 田 讲 李天为记 (20)
智袭	黎 胜 (27)
三支枪	丘 达 讲 朱东海 红 莓记 (31)
长春不老的好爷爷	关在俭 (38)

战斗在十万大山

李 超

圓圓的月亮从东边的群峰上面升起，夜晚的松濤被西风吹拂得更加喧囂了。三五成群散布在山谷里的战士們，正在借着月色，紧张地打点枪枝弹药和行囊。

这是1948年的中秋节。我們挺进山北轉战四个多月的十万大山部队——粵桂边縱三支队的主力，正在准备回师山南，去执行粉碎敌人“清乡扫蕩”的战斗任务。

虽然还只不过是仲秋天气，太阳下山以后，亚热带深谷里，也阴冷得侵入肌肤。这支由汉、僮、侬、瑶、彝等族农民、漁民、盐工、华侨和貧苦知識分子組成的子弟兵，从邕（宁）欽（县）公路沿綫，連夜向西急行軍赶到广西上思县境的山地，已經人疲馬乏。絕大部分的指战員，因为赤脚在乱石芒刺上面行走，脚底都布滿了一道道滲血的裂紋；身上的衣衫，也給枪枝皮带磨烂得不成样子；黧黑的臉孔上，

眼窩更加深陷下去，顴骨也顯得特別凸露了。靠山一帶村庄的米糧，早被廣西方面的偽保六、保八團吃光搶光。我們拂曉進入一個荒廢了的山村，直到黃昏也吃不上東西，上燈時候，才由幾個被迫遷走的農民偷偷地跑回來，把山上的芋頭挖了幾担送給我們。五百多指戰員，就是靠這幾担芋頭和自己在山澗里捕來的一點小魚，來歡度中秋佳节的。不用說，每人僅僅分得個把帶點魚腥味的芋頭，是壓不住肚內的餓火的；



大家知道就要打回山南去了……快活得又歌又唱。

但是大家知道就要打回山南去了，倒象吃了一頓丰盛的酒席，快活得又歌又唱。

四个多月来，大家是多么悬念山南老区的乡亲们呀！我們挺进山北不久，广东方面的敌人，就集中两个伪保安团和欽县、防城两县反动团队的兵力，对山南老区展开残酷的“清乡扫蕩”。所有靠山的村庄，都被迫不留一人一物地迁并到敌人指定的寨子里去；而那些寨子，又被迫四面围上木閘，筑起碉楼，让伪保安团派兵駐守，監視居民的出入。所有我們部队人員的家属，門口都被釘上了“紅門牌”，还要悬赏“緝拿”和“格杀”自己的子弟。大小墟鎮的通衢大道，恐怖地豎着悬挂首級的旗杆，已經埋葬了的我們的战死者，也被兽性的敌人刨开泥土，割下头顱拿去“示众”。好些指战員的同胞姊妹和已婚未婚的妻子，被地方反动头子强搶逼作妾婢，或者被押运到越南的海防去卖给娼寮。逃避到深山里的几千部队家属和老区群众，已經在飢餓、寒冷和疾病的折磨下不断死亡。……交通員每次带来音訊，山南那边地方部队和民兵的負責同志都一再表示：尽管占了绝对优势的敌人极度疯狂，他們一定坚持战斗，好让主力协助山北兄弟部队，有力地打击桂南的敌人。但是我們了解，

他們心里，却是多么渴望主力早点回去啊！

现在，我們回到十万大山一个著名的山隘——扶隆隘脚了，只要攀登上千多公尺高的扶隆隘頂，我們就可以望见山南的山野田疇，望见那水天相接的东京湾。战士们身体虽然还在山北，心儿却早已飞到了山南。

在山澗旁边的岩洞里，支队司令部开了一整天的會議，把粉碎粵桂南敌人“清乡扫蕩”的計劃决定下来了。最后，支队政委大陈同志眯着眼睛笑哈哈地站起来說：“好，我們就这么办，让张瑞貴那老渾蛋再来捉一次迷藏吧。”

会一散，馬上就“送客”。支队司令員王崗同志首先走出岩洞，把三个等候在洞外准备出发的瑶族通訊員叫到身边来，将密信交給他們，命令他們乘黑夜通过敌人滿布路哨的地区，迅速找到远在国境綫上隘店一带活动的广西思乐、明江、宁明地区的部队，传达支队的命令。我当时是十万大山区地委副書記兼三支队政治部主任，也同二十一团团政委卢仔同志和决定派到綏淥、扶南两县去工作的严八同志一道走出来。卢仔回到二十一团去，除了布置保卫山北老区秋收，打击敌人搶割阴谋，和指揮邕欽边境武工队深入

南宁近郊活动之外，还要負責勘探路綫，布置撤来山区休整的横县独立营偷渡西江，好让他們重新回到广西横县去活动。而严八呢，他也要率領一批干部通过一連串敌人据点，去加强领导綏濠、扶南地区的斗争。他們两个挑的担子都不輕；但是經過詳細研究了敌我的情况，勇气和信心大大地提高了。我送他們走到谷口，握手告別之后，望着他們矫捷的身影在月光下逐渐远去，自己也禁不住心头的激动：我們主力西行，伪保六、保八团也紧紧跟着到了上思来；但是，这次反动派做梦也不会想到，正当他們在反动报纸上夸称“追剿”胜利的时候，我們的武工队却钻到了他們的身边，而老早就被宣布“肃清”了的两百多横县子弟，很快又将重新在他們家乡的土地上出现了。

这时，明月升到中天，先行的二营最后一个班已經走完。支队副司令員黎攻同志把軍用地图平平正正地折迭好，慢条斯理地点着烟斗，吹熄蜡烛走了出来，他招呼司令部的同志走在一营的前头，和战士們一起迈步登山。

横亘在粵桂两省边境最南端的十万大山，山南山北气候和景物竟然这样的悬殊：初夏，我們过来的时候，山南傾盆大雨，山北还是烈日当空；现在，我們

回去，还不过是秋天哪，山南依旧是綠树龍葱，而山北却已衰草枯黃了。但是，山南山北几个民族的人民却是一条心的，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斗争中，尽管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和苦难，他們总是安危相扶，生死与共，誰也拆不开他們。如果有人問我們的战士和老区群众：“你是哪个地方的？”他得到的回答，常常不是“广东”或“广西”，而是“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这是一个頑强的名字，敌人虽然用尽了一切殘酷的办法来摧毁它，可是結果也不能不承認它是他們“治不好的盲腸”。我們帶着滿腔复仇的怒



我們帶着滿腔复仇的怒火，回到扶隆隘頂了……

火回到扶隆隘頂了，猛烈的山风几乎要把人吹下山去，連呼吸也感到有点困难。越过了最高点，前卫排繼續下山，其他部队就在原地休息下来。提起扶隆隘，指战員們脸上都象添上了光采。因为不管敌人怎样声势汹汹，扶隆隘上，我們一个班的战士扼守在那里，敌人的兽蹄就始終跨不过来。我們这一班智勇双全的好汉們，取得了山上瑶族人民的帮助，用浸了毒液的竹签密麻麻地封鎖了上山的道路，在特別险要的地方埋上了地雷。敌人不拔了竹签，不起了地雷，就一步也不能走。白天里，他們要来拔竹签，起地雷，我們伏在山石后面的射击手，就象打山猪一样把他們打得屁股朝天往下摔；晚上，他們想来，又怕踩中了竹签和地雷回不了头。就是这样，气得敌人只好躁脚干瞪眼，扶隆隘口，始終只有十万大山的子弟才能自由地往来。

听说主力过隘，負責率領这个班的排长扶伤迎上来了。他和守隘的战士一样，一支步枪，一竹筒炒米，再加上一件下雨时放在头上，睡觉时垫在背上的笠帽，就在这高山頂上度过了四五十个昼夜。我們还来不及向他慰問，他就兴奋地报告山南的敌情。原来在隘下的扶隆墟上，就駐有广东的伪保一团一个連；东

西两边的其他山隘，也駐上了反动团队。敌人滿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山南山北分割开，好让他们放手“收拾”我們山南的老区。連日来，伪保一团正在用放火烧山、警犬搜索的毒辣手段迫害我們那些躲藏在山沟草丛里的部队家属和老区群众。东兴鎮里，反动头子們刚刚摆过了“庆功宴”，还說要“干塘干到底”，“魚仔虾毛”就快让他们“一网尽捉齐”了。

听了这些使人悲憤的消息，大家的心好象烈火在焚烧。站在山頂上，凝眸下望，山南那边灰蓝的夜空下，目力尽处，找不见半星灯火，听不到一声狗吠和鸡啼。越过泼墨似的大片大片的玉桂茴香树林，再隔几列起伏的岡巒，就是靜靜地流着的北侖江；江的那面，黑沉沉的，就是法国侵略軍盤踞着的越南的土地了。几个月来，我們不少部队家属和老区群众，因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捕杀，迫得跑向那边的荒山，而最后，还是凄惨地餓死和病死。

下了山，不再休息，长蛇似的队伍，靜默无声地繞过扶隆墟，一股劲地再走十多里，进入連綿不断的树林地带才停下来。宣布休息之后，战士們一如走完长途回到家里，这里抽烟，那里說話；落叶堆积盈尺的原始森林，顿时变成一个集鎮似的熱鬧起来。在山

南老区，队伍住树林也好，住村庄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凡是沒有围圍和駐上敵軍的村庄，差不多都已經变成了廢墟。

部队在树林里住下来。老区群众听到訊息，惊喜交集地冒着生命危险来探望自己的子弟，把郁在心里的悲苦滔滔不絕地傾訴給亲人。支队司令部抓紧時間研究了山南的敌情，决定二营迅速秘密运动，插向海边，去和留在沿海坚持的三营会合在一起，恢复海区的斗争。一营則留在山区，积极寻找战机，狠狠地打击猖狂到了极点的敌人；并且决定第一个打击首先放在防城县伪刑警中队身上。同时命令留在山南垌中一带坚持斗争的四营，积极向东活动，相机出击。

我們决定先打伪刑警中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股由本地的土匪流氓組成的敌人，恃着熟悉山区地形，經常担当帶路搜索和远道奔袭的任务；如果消灭了它，外来的伪保安团就象瞎了眼睛。但是，这股敌人也十分狡猾，它夜里来，夜里去，大路不走，专抄小路，住无定处，行踪飘忽。我們等了一天又一天，还是抓不住它的辮子。战士们回到山南来，渴望打仗，现在一时打不上仗，大家都心痒难熬。如是过了十多天，伪保一团护送給养的一个机枪班，在回程的

时候，中了一营三連的伏击，全部被歼灭了。气焰高涨的敌人突然挨了这么一下悶棍，哪里甘心就此罢休。果然不出我們所料，才隔几天，伪保一团就分兵两路出动，直向山南老区中心地带扑过来。老区群众把它叫作“搜山狗”的伪刑警中队，这次仍然担任突击搜索的任务，它一下子直插到貼近十万大山主脉的一个小村庄，因为摸不着我們，便回过头来，企图配合伪保一团那两股敌人，對我們部队来一个分进合击。

敌人沒有完全猜錯，我們部队确实是在那个合击的圈子里的；但是，有一点敌人却沒料到，就是他們的行动刚开始，由于老区群众的及时报告，我們已經全部了解了他們的阴谋，而且迅速地作了轉移了。

那天，白日里，整个山区云暗天低，气候一陣冷似一陣。入夜后，又下起雨来。支队司令部和一营冒雨摸黑出发到土名横龙的地方去。这是一个狹狹的山谷，右边的山坡长滿了灌木林子，山坡下面，橫着一条由北向南的小道，这条小道，虽然难行，却是靠山一带村庄通向平原的捷徑；小路左侧，有一道水面比路面低了几尺的溪流。我們上半夜赶到了横龙，二十团副团长刘鎮夏同志和一营营长陈生同志亲自看好

了地形、作了簡短的動員之後，各連、排馬上進入設伏的陣地。淋漓秋雨越下越大了，指戰員們蹲在小溝里，傾瀉下來的山水齊腰浸着，把人冷得發抖。我們原先估計，敵人撲了空，可能等不到天亮就倒回來的。可是，時間一分鐘又一分鐘，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過去了，直到東邊的夜空漸漸發白，還是見不到敵人的影蹤。

復仇心切的戰士們開始不耐煩起來了，雨聲水聲里夾雜了不少忿忿然的罵聲。正焦急間，右前方發現敵人的尖兵，看他們邊走邊高聲談笑的那個旁若無人的樣子，簡直把人的肚皮也氣炸了。我們幾個在指揮位置的同志，牙齒把下唇咬得幾乎出血，雙眼仿佛要冒出火來，好不容易才等到整隊敵人全都走到山坡下面的小路，掩蔽在小樹叢後的戰士們槍上的刺刀，已經差一點就可以碰到敵人的腦袋。

砰！一聲清脆的駁殼槍聲劃破了荒山的寂靜，緊接着，封鎖谷口的重機槍狂噴着閃閃的火光，堵住敵人退路的輕機槍也同時“吐吐”地響起來。山坡上，我們的戰士當摔出去的手榴彈一爆炸，就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槍，象猛虎般撲過去。上部隊之前才念初中、在陌生人面前說話還會臉紅的三連連指導員王祺

同志，揮舞着駁壳槍首先跳出小溝，帶領着戰士們冲向敵人一挺開火頑抗的輕機槍去。當敵人的子彈打穿了他的腹部，他還一手護着傷口，一手繼續開槍，一步不停地向前沖去，直到敵人的機槍射手被他消滅掉，英雄的身軀才支持不住倒下來。十多個拼死滾下溪去的敵人，剛爬起來要向附近的樹林竄進去，我們埋伏在溪邊不遠的一組沖鋒槍手正好等上了他們，一陣密集掃射，這群瘋狗站腳未穩又仰天跌回溪水里。



瘋狗般的敵人站腳未穩，又被我們打得仰天跌落溪水里。

不到半小時，五十多人的整整一個偽刑警中隊，連那土匪頭子出身的偽中隊長在內，徹底、干淨、全

部地被我們消灭了。当我们打扫好战场，押着垂头丧气的俘虏轉移的时候，两路出动的伪保一团才爬到我們对面的高山。大概是不久之前的枪声传到他們的耳里，他們胆怯地停留在高山上面迟迟不敢下来，老是探头探脑地盼望那“搜山狗”去和他們“会师”；最后盼望不到，便只好胡乱向着树林开了几十发迫击炮，夹着尾巴溜回老巢去了。

傍晚，庆祝胜利的晚会将要开始，二营到达海边之后派回来的通訊員，由交通站的同志領着到支队司令部来了。二营营长曾保同志的密信，向我們报告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个多月之前，和三营一起在东京湾海面用木船奋勇抗击敌人舰艇围攻达半日之久，由于力量过分悬殊被迫扬帆急駛冲出，以后就沒有音訊的茅岭大队，他們飘流到合浦县境登陆，經過二十多个晚上的穿插行軍，全体指战員已經安全回到防城。支队政委大陈同志把信念完，围着听念信的同志們高兴得跳起来，互相拥抱着团团乱轉。

人民是征服不了的，由十万大山到东京湾，山上，海上，斗争的火焰，又重新高高地燃起……。

（选自“解放軍三十年”征文）